

影協製片家協會支持香港國安立法

洪祖星唔想港「死晒」

籲影業後輩聚焦內地市場



■ 洪祖星和其兒子洪君毅 (左) 一直支持香港電影業發展。



■ 洪祖星憶述去年黑暴肆虐影響戲院入場人數感心痛。



■ 洪祖星表示全力支持香港國安法。

香港影業協會從始至終支持維護香港國安法通過實施，無一會員反對，理事長洪祖星稱常與身邊朋友談論「黑暴」事件，對中央宣布立香港國安法的看法，全部反應正面，包括在海外朋友，他們完全沒有覺得實施香港國安法有什麼可怕，因為大家都是生意人，求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

他憶及去年黑暴肆虐的負面影響備感心痛，「對電影界來說，周末是黃金時間，暑假、聖誕節、新年更是黃金檔期，但去年這些時候因為黑暴人人不敢出街，我們損失慘重。」根據香港影業協會及香港戲院商會屬下香港票房有限公司綜合2019年全年香港電影市道整體情況，中西票房全年總收入為1,923,196,382港元，與2018年同期的總收入1,957,519,527港元比較，下跌1.75%。再翻查記錄，去年聖誕檔期（12月24至26日）全港中西票房總收入為29,425,931港元，與去年同期的40,945,494港元比較，下降28.13%。

「所以為什麼今次這麼多人支持香港國安法，因為不只是電影界，人人都見到，再這樣下去香港會死晒。」他繼續補充道，「全世界都有國安法或相關法例保護國家安全，為什麼香港不能有？訂立香港國安法，是希望黑暴不要再每日出來打砸放火，希望食肆和戲院多一些生意，不出來搞事的人不會驚國安法，這個世界是講正義和公道的。」

搞政治題材電影在港沒票房

洪祖星透露，在中央宣布立香港國安法後有外國通訊社訪問他，問可擔心日後不可以再拍《十年》那種電影？他就直言：「《十年》那種電影就算沒有香港國安法，香港電影製片家都不會拍，而且《十年》根本不可以稱為電影，是學生的畢業創作的微電影。當然外國記者唔喜歡聽，未必肯報道，但事實是咁樣。」

他遂以商業角度分析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是否會對電影業界題材選擇方面有所影響。「事實上，在香港純搞政治題材電影並不受觀眾歡迎，票房上反映出來，甚至在國際上都好少生意盈利，除非是以政治題材引出故事並包裝得好，睇下過往單純的政治片票房紀錄並不好。香港人拍商業電影為主，沒老闆願意投資政治題材的電影。」

同時，他認為美國宣布對香港採取部分制裁措施對本地電影業界影響甚微，反而可能會影響美國電影在香港的票房收入。因為美國電影在香港及中國內地的票房收入很豐厚，美國搞中國電影業會玩死自己。

發行老闆見證國力強弱之分別

香港逾九成的合拍片由影協會員公司出品，這些電影製作、發行公司的老闆，無不行遍國際各大影展，也曾去過內地多個省市，見多識廣，既見證祖國的飛速發展，亦了解中國日益提高的國際地位，中國電影國際地位也提升，香港電影業也



■ 洪祖星、吳思遠等人支持大學生影視發展。資料圖片



從事電影行業40餘年，香港影業協會理事長、香港電影製片家協會主席洪祖星見證了香港電影的潮起潮落，興衰更替。他十幾年前便講過一句「無內地市場香港死晒」，而如今，眼見黑暴對電影業界的負面影響，疫情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再站出來發聲：「我和香港影業協會、香港電影製片家協會成員全力支持香港國安法，愈快實施愈好，黑暴再咁樣落去香港會死晒！」

■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焯鈴、張岳悅

受益。

洪祖星憶述自己30幾年前已去過多個國家買片和參展，在對比中深刻體會到過往與現今外國對中國人態度的轉變。「那時在歐洲住酒店，只見到當地語言、英文及日文，未拿出證件登記的時候，前台以為我們是從日本來，對我們講日文，我們表明自己是中國人後再不被理會。」

而現在去歐洲，街上的廣告、酒店和餐廳都可以見到中文，歐洲人都熱情歡迎中國旅客，這可以見到中國在世界的地位。「當國家強壯，我們走出去就會更加有地位，怎麼會有人看小自己，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呢？」他說。

「黃媒」不提內地進步只講負面

與洪祖星的一腔熱血不同，演藝界大多數對「黑暴」事件，設立國安法這些話題都選擇沉默不語，少為發聲。洪祖星評論演藝界普遍對政治冷淡，「他們最重視的是有片拍，開心飲飲食食，好少會為政治出聲，除非政策燒及己身，這是演藝界的特點。」不過，他對一些一邊賺中國錢，一邊暗中支持「反中」的「反骨仔」特別很反感。感嘆他們的年代多愛國影人，影團夠凝聚力，認為如今這兩年代不敢企出來發出正義聲音的影人欠缺膽識和民族情懷，枉費他們在內地發展時，內地電影局那麼尊重他們。

為何這一班97回歸後出生的年輕人，成為黑暴運動中最活躍的臉孔？洪祖星直指香港的學校教育百病叢生，「黃師」、「毒教材」歪曲事實，對內地的進步和發展隻字不提，同時，「黃媒」對內地的負面大肆報道，也容易「洗腦」誤導青少年，「學生單純如白紙一張，沒有親身去過內地，教師和媒體怎樣講，他們便會怎樣做。」講到這裏，他不由感慨，自己的鄉下福建的巨變：從窮困至幾人輪流穿同一條褲子出門，到人人富裕以車代步；從帶禮物回鄉請親朋食飯，到如今回去餐餐有人爭着請客……「我們要學會看到別人的進步，而不是一味停留在『睇唔起』、『唔抵得』的思想之中。」

香港可以背靠祖國，坐擁輕易進入內地市場的得天獨厚的好條件，香港人理應更珍惜。可惜大半年遭黑暴摧殘，趕客害民，再遇疫情打擊，雪上加霜，百業蕭條，經濟下滑。

中國電影票房將三年內追上美

與經濟發展相對應，中國內地近年同樣積極拓展電影市場，去年內地票房總收入為642.66億元人民幣（下同），較上年同期增長5.4%，其中國產電影總票房411.75億元，同比增長8.65%，市場佔比64.07%，國產影片份額達64.07%，票房前10名的影片中有8部為國產影片。去年中國電影市場的票房總收入僅次於美國和加拿大，如果沒有新冠疫情，中國電影市場總票房將會於三年內追上美國市場。而美國許多賣座電影的票房收入有逾七成來自海外，



■ 洪祖星任職電影發展局委員多年不時參與香港電影發展會議討論。

千億抗疫基金 電影公司未能受惠

持續半年的疫情使電影業全面停工，政府第二輪抗疫基金為戲院提供每幅銀幕10萬元、每條院線上限300萬的津貼，但整個電影界只有戲院業獲得補助，幕後如電影製作、發行、宣傳公司等均未能受惠。電影發展基金只是用作導演拍戲，其他輔助電影發行的崗位不會受惠。

洪祖星表示：「政府並不了解電影行業運作，還需要與業界多溝通。」他稱，上月已代表香港影業協會去信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闡明電影業界面臨的嚴峻現狀，望政府補助影協會員公司每間10萬元，「為什麼不能像支持零售業及餐飲業一樣，支持電影公司及發行製作推廣電影的呢？他們比餐飲業更慘。」

他坦言，不少業內公司也要依靠內地市場發展，「有幾間發行公司已經關門」，現時只能「食老本頂

其中中國內地佔很大比例，可見美國電影極需要中國市場。

再論香港，本地的電影產業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經歷前所未見的高潮，也曾是年產200部電影的「東方荷里活」，但隨著內地、台灣、韓國、印度等地影視娛樂產業相繼崛起，本地票房收入開始大幅下滑，而本地影片平均份額僅佔25%。此時，合拍片為香港帶來契機，去年4月國家電影局為進步支持港澳電影業在內地發展，宣布出台五項新措施，全面放寬港澳電影業進軍內地市場的限制。

籲港影人走出舊思維才能進步

一些香港影人將香港電影市場的「死」歸咎於重視合拍片，洪祖星直批那些人沒能力卻仍怪人，「現在全世界市場都開放了，新導演有本事就拍一部全世界市場都受落的片，又沒有人逼你一定要拍迎合內地市場的电影，有人投資你身上就拍什麼都行。現實是沒老闆願意明知蝕本都做。」洪祖星更講過一句「早在十幾年前我已經講，無內地市場香港電影死晒」，如今他繼續堅稱：「港產片的唯一出路是靠內地的開放市場，拍合拍片的市場很大，這會是香港未來的走勢。甚至已經無須再分內地片和港片，而是整個包括香港、內地、澳門、台灣，乃至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人投資合拍大中華片。」



洪祖星在香港影業打滾幾十年，發行西片為多，目前也難以靠發行電影賺錢，但對香港電影界有種使命感。早在第五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開始，洪祖星就做著掌舵人的工作，曾擔任金像獎第十一屆至第十五屆評委會主席，金像獎就如同他湊大的孩子，捧在手中悉心呵護，不容褻瀆。於是時隔兩年，再談起《十年》獲金像獎最佳影片的風波，他仍備感心痛。「頒獎時我就第一個跳出來反對，一直講到現在，投票給這部電影的人令電影界覺得醜。」他說：「《十年》由五個故事組成，並非部長篇，如同學生的畢業創作的微電影，根本不夠資格獲得提名。」

他又任職電影發展局委員多年，清楚知道政府資助的十幾部新導演拍本地電影，是全部蝕本的。「新導演仍抱怨政府資助不夠？埋怨之先先反思下自己的本事，有能力導演在全世界都搵到食的。」他並由此提醒年輕導演思想要保持清醒，眼光放遠些，若思維固化，目光短淺，只著眼於本地市場「一定死」。

他又說，「百分之九十的電影人投資都想賺錢，賺到錢你講再多藝術和理想，電影也始終是一門生意。你拍一部電影，有幾千、幾百萬人願意走入戲院觀看，這才叫好電影，之後才有投資商願意出錢給你繼續拍。電影界很現實，也講實力，當你以商業為目標起步，累積了足夠的名氣，之後拍什麼類型的電影都會有觀眾鍾意。這段話我去大學做講座講過很多次，也許很多人不贊同，但我還是要繼續說。」

他一向主張用商業角度來衡量電影，更點出香港現狀，在全球電影市場開放的背景下，全世界電影人的眼光都放在了中國市場，有人仍設公司在香港，是只將香港作為宣傳陣地而非重要票房市場。



■ 香港電影製片家協會向來靠自己，過去一年環境太差，希望爭取政府對電影業多些支持。